记忆在说

# 露天电影

高 兴

闷热，没有一丝的风，没有一星的雨，只是闷热，令人难受的闷热。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夏天竟变得如此的可怕。

儿时，常常遇到的一个提问：一年中，你最喜欢哪个季节？回答是毫不犹疑的：夏天，当然是夏天。那时，夏天意味着各式各样的快乐：游水，捉知了，吃奶油冰棍，喝冰镇绿豆汤，看露天电影……那些简单的快乐。那些透明的夏天。

露天电影，简直就是我们小把戏的节日。天天都在盼的。只要有露天电影，消息很快就会传遍整个小镇。我们就会早早地吃完晚饭，约上几个小伙伴，带上自家的小凳子，早早地来到现场，占好位置，一边白相，一边等待着电影的放映。而那些晚到的人，就坐在屏幕的背后。放映机一开动，光线射出，只见屏幕的前后都是黑压压的人头，很壮观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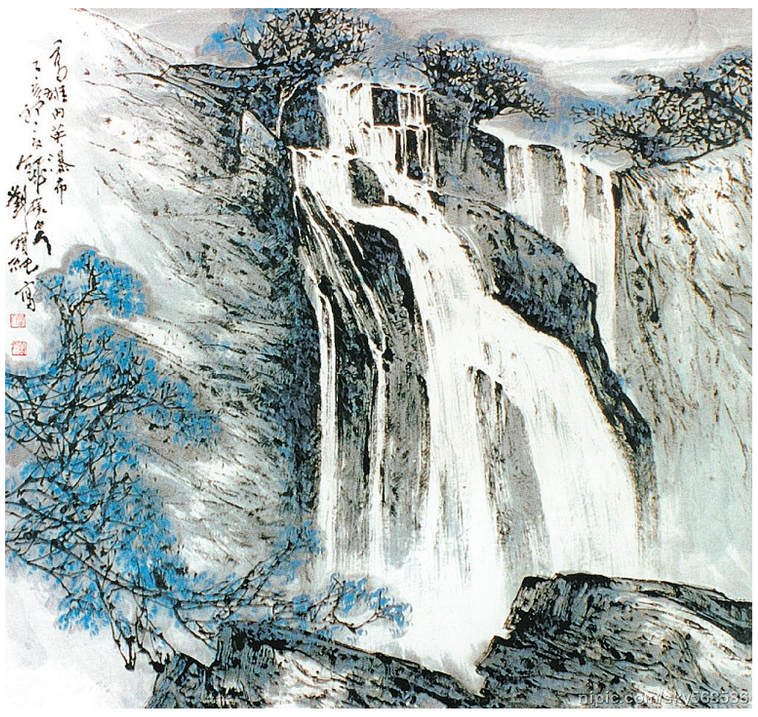
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两个露天电影放映场地：部队农场和灯光球场。部队农场比灯光球场要远些，但走再远的路，我们也乐意，只要能看到电影。有时，等了几个小时，到末了，忽然又听说不放了，心情顿时陷入无比的沮丧。“真是没劲！真是没劲！”许多小把戏会异口同声地说。而且，还不肯立即就回家。反正回家也没劲。还想再等等看。没准还会放哩。实在不甘心啊。

还有一个地方，也放露天电影，那就是部队团部。可只对部队官兵和家属开放。老百姓的孩子只能站在营房门口，眼巴巴地往里瞅着。有一回，王营长的女儿小芳见我站在门口，就一把拉着我走了进去，哨兵也不敢阻拦。王营长是父亲的老朋友，常带着小芳来家里串门。那一晚，放的是罗马尼亚电影《多瑙河之波》。电影中的女主角，眼睛大大的，胸脯高高的，实在太好看了。我和小芳坐在很靠前的位置，看得十分的过瘾。之后有好几天，我都为自己当了回“军人家属”而得意哩，心里甚至还偷偷地想过：长大了，要是能娶上小芳，倒也不错，起码可以常常看露天电影了。

每看完一部露天电影，都会久久地沉浸在某种特殊的情绪之中：激动，悲伤，喜悦，昂扬……比如，看《闪闪的红星》，极羡慕穿上红军军装的潘冬子，真神气啊，从此就想当个小兵，想得晚上都睡不着觉。后来，没有当成小兵，倒是在宣传队扮演了一回小红军，也已很开心了。演出结束后，怎么也不愿卸妆，一心想让更多的人看到我当小红军的样子。

露天电影也让我们记住了不少难忘的台词：“消灭法西斯，自由属于人民”，“大地在颤抖，仿佛天空在燃烧”，“耳朵，耳朵，普通的耳朵”，“面包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”等等，等等。直到今天，这些台词还有着暗号般的力量，能够联络起整整一代人。仔细想想，露天电影实际上代表着一个时代，我们的童年和少年，我们最初的欢乐、激情和梦幻，我们最早的教育。

见我老是在写童年，老是在写过去，有朋友善意地提醒：“怎么老是在回忆过去？回忆过去，可是衰老的开始呀。”是吗？也许说得对。可究竟是我老了，还是这个世界老了，我不晓得。不管怎样，童年已经烙在心田了，成为生命的基调。任何时候，任何地点，我都有可能重返童年，情不自禁。那无边无际的童年啊！



高山流水（国画） 星空

郑邑旧事

# 汴河上名镇店李口

王喜英

中牟县城东25里处，有一名村，那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店李口村。旧时北关原归开封县，寨里归中牟。1950年全村划归中牟县。明清时期该村有过辉煌的历史。

据记载，宋代至明末清初，是店李口鼎盛时期，是汴河通周口等地航运必经的水陆码头。村西、北、东三面环河水，寨内有东西南北四条宽广大街。北门外建有一座长达数丈的大石桥与庄内相通。东门外有大木桥一座与东关相连。客商在此处存放的货物堆积如山。东街有王、申两家大当铺。北街路南有山陕会馆和数顷大花园，常年各地富商聚居在此。西街路北有闻名的朱家货栈，近百家富商在此地经商。河上樯橹如林，岸上车水马龙，昼夜不息，经营繁荣，为郑汴之间重要的水旱码头。

明初店李口商业最繁荣时，常驻商户数百家，至清代中前期，却连遭水患，历经康、乾河决。尤其是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年）黄河水暴涨，到处漫堤，决口于九堡。黄水直奔东南，携带大量泥沙，贾鲁河段被泥沙淤塞。村庄被淹，航运不通，百家富商被迫倒闭，从此一个繁荣的水旱码头变成了贫穷落后的村庄。全村千亩良田变成沙荒垅。村北大石桥埋没到地下，仍有埋没村庄的危险。

1951年中牟县第一区政府在邵岗村建房，发动群众到店李口扒大石桥上的砖头时，挖出来的桥栏杆上还有拴拉纤绳磨损的痕迹。正在挖砖之中，上部塌方，因砸伤人而停止。

昔日的店李口，为汴河上有名的水旱码头和商埠，鼎盛时期，经济繁茂，客商云集，一时成为中原名镇。后因遭受黄河水患的巨大毁坏，已变为今天的村庄。当地村民忠厚实干，大力发展多种经济，科学种田，并起有农历一、四、七日集会，走向富裕之路。

山野（油画） 风城

绿城杂俎

# “何必”与“何况”

耿 法

清代名臣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外甥和女婿，年轻时因恃才而自负。一天晚上，他见一钩弯月高挂，不禁触景生情，信手写下两句诗：“一钩已足明天下，何必清辉满十分！”林则徐见后，微微一笑，提起笔来将“何必”改为“何况”。虽只改动了一字，却使后一句的境界大变。

某种角度上说，“何必清辉满十分”与“何况清辉满十分”是一种合理性与另一种合理性的冲突与分歧。

你不能否认“何必清辉满十分”有它存在的一定的合理逻辑。当今社会上一些青年人往往以此作为自己的生活信条。有的人（青年女性比例可能更高一些）对既有现状已心满意足，感到何必再流汗操心，自讨苦吃，往更高目标去努力攀登呢？因此安于现状，满足现状，在人生的路上不再有所进取，而人生恰如逆水行舟，满足现状者往往会掉队，容易被变化的环境无情淘汰。有的人志大才疏，却偏偏自我感觉良好，以为自身的能力与素质已绰绰有余，足以傲视一切，何必再兢兢业业刻苦进修学习，当遇到新的问题与挑战时，准备不足，仓促上阵应战，手忙脚乱，处于劣势，最终打败仗、吃苦头，连原先的“一钩”之长也丧失殆尽，遑论“十分清辉”了。满足于区区“一钩”之光，那实在是井底之蛙的见识。

有了相当的生活阅历后再调转头来看，你就会明白，“何况清辉满十分”的意境不但高远得多，更扎实得多。它更能激励意志，催人奋进，教你充满积极的进取精神。鲁迅先生说：“不满是向上的车轮。”“何况”的诗句使人清晰地看到自己今日的局限与不足，又对未来的理想充满美好的憧憬，从远处着眼，近处着手，虚心学习，点滴积累，不断进步，为自己创造更广阔更明亮的发展空间。

“何必”与“何况”实际上是两种人生状态的写照。

沈葆桢见到岳父的改动后，羞愧之余，决心克服自己暗暗滋长的骄傲情绪，在做学问和做人方面刻苦努力，更上一层楼。后来他与林则徐一样，成为文武全才的清代名臣，尤其他接替左宗棠担任船政大臣，总理船政九年，坚定地维护福建马尾港口权，推进中国船政近代化建设，培养了大批海军指挥人才、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，被尊称为“中国海军之父”。他从当初以才气自负的一钩之光，终于发展成长为报效祖国功勋卓著的一轮皎洁的明月。

小说

# 悬 赏

李培俊

那辆黑色的现代轿车一头栽进河里时，郝成晟恰好上班路过那里。

郝成晟骑的是一辆28型永久，老掉牙的那种自行车，除了铃铛不响其他部件全部都响，这儿哗啦一下，那儿哗啦一下，光想散架。早上吃饭时奶奶还催他，等这个月发了工资，把车子换了吧，整天哗哗啦啦的，不烦哪。郝成晟笑笑，没说换，也没说不换。

郝成晟是孤儿，是奶奶从一个破纸箱里拣来的，刚满月的一个小人，光着身子，上下不挑一根线。奶奶捧着呵着把他养大，郝成晟大了，奶奶老了。奶奶身体不好，时不时犯病，吃药打针输液，郝成晟那点工资也就顾得住买米买菜，腾不出闲钱换车子。再说了，骑辆旧车是郝成晟，骑辆新车就不是郝成晟了？还是。

郝成晟骑车刚刚上桥，那辆黑色现代在前方100米的地方撞向桥栏，然后，像个躯体庞大的跳水运动员，在空中来了个大难度的侧滚翻，栽进水里。

这条河平时水不深，刚刚没过人的头顶，热天时郝成晟没少下去洗澡。问题是，昨晚来了一场大雨，上游洪水一泻而下，引起河水暴涨，浑黄中夹带着树枝和泡沫，陡然间变得湍急凶险起来。现代车是头朝下栽进河里的，车屁股露在水面上，一上一下来回晃荡，随时都有被冲走的可能。

开车的男人从水里爬了出来，看来他不善游泳，最多只会几下狗刨。艰难地爬到岸上，浑身湿淋淋的，对围观的人喊，车里有人，快救命啊！谁把人救上来，我出1000块酬金！

望着浑浊汹涌的河水，没人敢下去。

开车的男人急了，又喊，我出3000块！3000，行了吧？

3000块是不少，可比起命来就差得远了。开车的男人挨着人求，他走到哪儿，哪儿的人就往后躲，摆着手说，我不会游泳。

郝成晟赶到出事现场，一撒手，把那辆28永久扔到路边，车轮子空转好久才停下。他越过人群，一头扎进水里，朝桥车游了过去。郝成晟拉开车门，把一个老太太拖出来，揪着头发救上岸，交给开车的男人。男人又喊，大哥，车里还有人，麻烦你再去一趟，我给你5000块酬金。

郝成晟第二次游向轿车，这次救出的是一个女人。把女人送上岸，郝成晟早已累得筋疲力尽，没有一丝力气，趴在河边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。被救的女人脸色煞白，说不出话，拿手指指河中摇摆不定的轿车。男人说，兄弟，我女儿还在车里，再辛苦你一次，把我女儿救上来吧。男人说着伸出一根手指：我出1万块！郝成晟犹豫了那么一下，长长地吐出一口气，又一头扎进水里。

把孩子拖到岸边，人们七手八脚把孩子拽上来，正要去拉郝成晟，一个浪头打过来，郝成晟便没了踪影。

人们知道，郝成晟再也不会上来了。

郝成晟的尸体直到下午才打捞上来。围着他的尸体，人们不无惋惜，说，年纪轻轻的小伙子，就这么没了？

警察翻遍郝成晟的衣兜，终于找到了他家的电话号码。奶奶很快赶来，抱着郝成晟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，任人怎么拉也不起来。旁边的人说，你别哭了，哭坏了身子不值得。要说，这事也怨你孙子，为了一万块钱把命送了。

一万块钱？奶奶迷惘地看着那人，问，啥一万块钱？那人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学说一遍，奶奶哭得更痛了，断断续续说，你就别往我孙子身上泼脏水了，他先天耳聋，啥也听不到呀……

新书架

# 《面包树上的女人》

海 棠

爱情故事总是格外动人心魄。香港女作家张小娴的这本小说讲述了以“我”为主的几个香港女子的爱情故事。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“我”——程韵和才华横溢的少年词作家林方文在大学相遇、相爱。程韵对林方文始终一往情深，林方文也以他超人的才情和对程韵的爱在每年除夕为她写上一首歌。但他们演绎下去的却不是才子佳人美满的恋爱故事。他们的爱情有甜蜜和快乐，也有背叛和绝望。林方文性格古怪，深爱程韵却一次次背叛她。在多次分分合合之后，程韵也试着重新开始生活。她与深爱她的医生徐起飞恋爱，在近乎完美的发展中，她又突然退出——林方文一直是她的爱情主宰。后来又与曾有“神童”之誉的韩星宇相爱，在两人谈婚论嫁之时，却传来了林方文潜水而死的消息。斯人虽逝，爱情恒留。作者用她女性特有的温柔而不乏俏皮的笔触写尽了青春的烦恼、爱情的忧伤、友情的珍贵。本书由《面包树上的女人》和《面包树出走了》两篇小说组成。两者各自成篇，后者又可看做是前者的续集。贯穿全书的除夕情歌读来使人柔肠百结：“有几多首歌／我一生能为你唱／从相遇的那一天／那些年少的岁月／该有雨／洗去错误的足印／该有雪／擦去脸上的模糊”；“离别和重逢／早不是我们难舍的话题／繁花已开／开到荼蘼／到底来生还有我们的花季／今夜／星垂床畔／你就伴我漂过这最后一段水程／了却尘缘牵系”。弥漫全书的那一层伤感让我们感到：无论以怎样的面目出现，爱情总是刻骨铭心，永远也难以忘怀。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说起这对狮子，还有一个传说故事。陵园将要建成时，北门需要一对狮子，可怎么也找不到，再重新锻造又来不及。这时，有人说三官庙门外有一对闲置的狮子。冯玉祥便派人去买。老百姓听说冯玉祥要建烈士陵园，无论如何不肯收钱。冯玉祥听说此事，对手下人说，我们常讲爱人民，不拿人民的一针一线，不要钱不能要。后来，三官庙西南宋庄有个宋老五，在这一带很威风，冯玉祥托他出面，才将这一对狮子买下。可惜的是，现在碧沙岗北门的那对狮子，已经是第二代了，原先之物不知何年何月去了何处。

在郑洛大路北沿，有三面高大的影壁墙，对着三个大门，上写标语口号，如“国土至上，民族至上”、“意志集中，力量集中”等。围墙的东西两边，也各有三个相对应的门。围墙的南边，因湖北同乡会义地恰好位于中门的位置上，因而只有东、西两门，与北边的两个边门相对应。

陵园落成后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。陵园中央的纪念碑上，镌刻着冯玉祥题的“碧海丹心”四个大字。国民革命第二集团军的其他将领及军政界要员40多人送了挽词，并勒石纪念。

为了保证陵园安全，在陵园西南部另建房院，由遗族或残疾军人看守。

在看守人员中，有一叫葛心田的老人。他当班长时，冯玉祥就在他班里。因他年长几岁，冯玉祥常以“老大”相称。后来，冯玉祥逐步擢升，葛随从冯玉祥当过副官，所以人们都称呼他“葛副官”或“葛老大”。冯玉祥决定筹建碧沙岗时，葛便被抽去负责购买土地，后来又长期负责陵园的管理工作。当时，具体负责筹建的是一位姓刘的处长，在唱戏庆祝完工时，由于贪污事件，这位刘处长撇下妻子逃跑了。此后，冯玉祥便让“葛老大”负责看管陵园。在陵园西南角盖了十余间房，并修了一个小院。在小院里，“葛老大”栽了一棵德国槐树，这也是碧沙岗内栽的第一棵树。后来，蒋冯大战、中原大战频起，碧沙岗也变成了走马灯式的军营。再后来，河南省第一行政专员公署在这里办了一所农业试验学校。这样，葛家种的地被占用了，全家生活失去了来源。没有办法，他就写信告诉了冯玉祥。随后，冯玉祥在河南省政府秘书处给他挂了一个职位，并在碧沙岗挂了个“河南省政府秘书处驻郑州碧沙岗办事处”的牌子，还在农林试验学校安排了一个具体工作，按月发薪金，保证了葛家的生活来源。全家一直在此住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。

陵园本来有第二期工程。再建计划之所以中途而废，与当时的局势有关。1928年末，冯玉祥与蒋介石的矛盾激化，正酝酿着蒋冯大战，冯也顾不上这件事了。

不过，冯玉祥对碧沙岗陵园的建设和发展非常关心，许多小事情都交代得清清楚楚。陵园建成后，冯玉祥驻郑期间，每逢星期日，必亲自到陵园向烈士祠行礼，为烈士墓添坟。冯玉祥在讲演或纪念文章中，每每以文天祥的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名句，赞扬为推翻北洋军阀统治而在北伐战争中阵亡将士的献身精神。他指出：“此辈英武健儿，虽暂埋于黄沙碧草，然日后之‘威名万里’、‘青史千秋’，自有其相当价值，真可谓死得其所！”他命令所属将领和部队凡是到郑州的，都必须到碧沙岗祭奠烈士，以激发革命情绪。冯玉祥还多次特意来陵园视察、留宿，并就如何管好、建好陵园作了许多具体安排。他交代陵园管理人员，要在空隙地段多种一些柿、桃、李树，少栽柏、柳树，树隙间还可多种粮食、萝卜等；要把洛阳西宫的葡萄移一半来；现有一口水井不够，要再添4口；陵园大门外道路两旁要栽两行杨柳树等。他还风趣地说：“退休时就住在这里看书、写字、看坟，死后也葬在这里，与这里的1000多名英烈朝夕相处，也好随时照看。”

17

连 载

下派挂职干部的会议，就在部里面的二楼会议室召开。王化成副部长主持会议。杜光辉习惯性地坐在靠门边的位置上，他是部里面老资格的工会副主席。工会主席由丁部兼着，副主席也是正儿八经的正处。在部里，杜光辉算得上是个“老人”了。从大学毕业分配到现在，他在部里一共待了21年，从23岁一直干到现在44岁。部里面除了人事处，其余的处室他都待过。

杜光辉为人实在，这在宣传部里已经是大家公认的了。这个人，个子不高，脸色清瘦，乍一看，就像一个刚从实验室出来的人，似乎少晒了阳光，显得有些豆芽。但是也就是这个老实人，也是整个部机关脾气最倔的一个人。

上届干部下派挂职时，杜光辉曾经打过报告，要求下去挂职，但是没有得到批准。当时部里只有一个名额。已经离任的老部长出面为他的女婿琚长远说话，结果杜光辉没能去成。琚长远去了。最近，琚长远已经回到省直了，但是没有回部里，而是直接去了新闻出版局，当了副局长。杜光辉为此曾在部里同王化成副部长拍了桌子，后来还是欧阳部长出面，才平息了这风波。

这一次的下派挂职，论条件，论年龄，杜光辉都符合。杜光辉听着王化成副部长读文件，却眯缝了眼睛。

会议结束了，杜光辉正要往办公室走，王化成副部长喊住了他：“光辉啊，来，来，到我办公室来。”

“啊，有事吧？”

“没事就不能来？”杜光辉随着王化成过了办公室，王化成问，“这次怎么考虑的？”

“我还没想。”

“啊，是吧。上一届因为名额问题，所以……这次，我看你再争取吧。”

“我还要想想，孩子读高中了，我……”

“这个不是问题。关键还是你自己要想好。机会不容易啊，你也是老处干了。”

“这我知道。就这事吧，那我走了。”

说着，杜光辉就出了门，走在走廊上，正碰着简又然。

“啊，杜主席，刚才我让赵妮把文件复印了一份送给你了，你符合条件啊。”

“这也难说。”

“什么难说？你老杜啊，就是……”

杜光辉没有应声，往自己的办公室走了。

简又然摇摇头。昨天晚上，他躺在床上反复地想了想，这次下派挂职，他是必须要争取的了。在部里待在办公室主任的位子上，外人一看，这是个最容易被提拔的位子，可是还得要等。

简又然的妻子小苗并不同意简又然的想法，说在部里待得好好的，却成心要到下面去。下面工作也不是那么好搞的，复杂得很。何况家里孩子也大了，明年就要中考。这一下去，孩子怎么办？

“你这目光太短浅了，”简又然喝了口茶，朝小苗看着说道，“机会难得，过了这村就没这店。这次不下去，我不知道在部里会待到什么时候才能出头？两年不也快嘛。孩子中考，她自己知道努力。欣欣是个懂事的孩子。何况下去是挂职，很多时候其实是待在家里的。这你还不放心？”

“就到我老家湖东去吧，离省城才一个小时，多近。经济条件也好。”

简又然现在已经不太担心这次他能不能下去，王化成副部长已经明确说了，程部长也同意。欧阳部长按理说也不会反对。但是，下去只是第一步。下到哪个地方，是更重要的。这些年，下派挂职干部虽然回来后大部分都得到了提拔，但在使用上却是有区别的。这就跟你下到哪个地方有很大的关系。

现在，在党政机关工作，年龄成了宝贝。大一岁，往往就决定了你将来的位置，决定了你到底能升到哪个坎上。简又然如果能在四十二三岁前，解决了副厅，当然得是实职，那么，到四十六七岁，他就有望解决个正厅。而刚才在走廊上碰见的杜光辉，简又然怎么看也觉得这个人顶多只是个副厅的料子。杜光辉蔫得像只秋后的茄子，说实话，能混到目前的正处，已经是了不得了。

杜光辉这么一个老实得像头牛的人，五年前还曾经闹过离婚，弄得满城风雨。最后没有离成，这人就变了，一天到晚不太说话，没事总是坐在办公室里，一张报纸能从头看到尾。简又然希望杜光辉也来报名，既然有两个名额，杜光辉要是报名，对于简又然来说，影响最小。

2

地址：郑州市陇海西路80号 邮编：450006 电话：社办公室67655999 67655545 广告67655632 67655217 发行67655600 广告经营许可证：郑工商广字001号 印刷厂67655623 零售1.00元